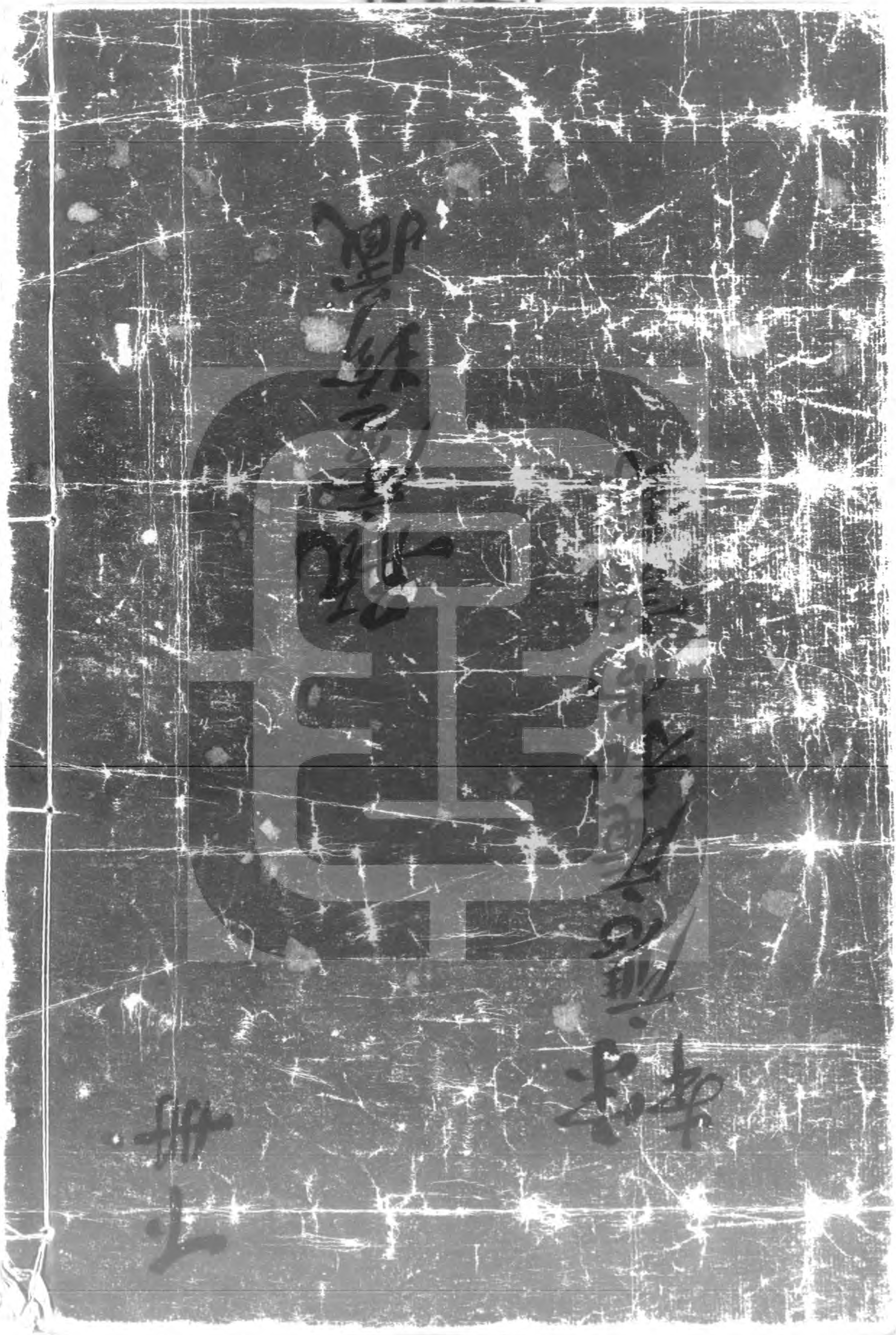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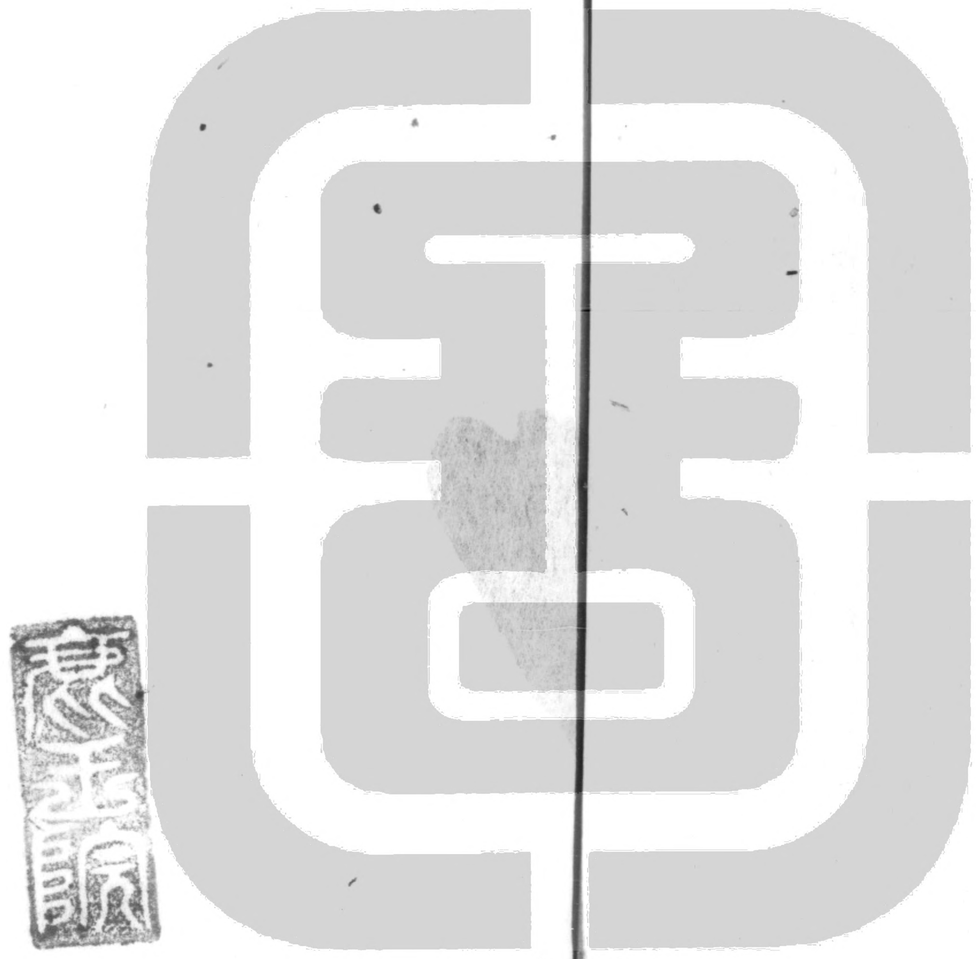

須臾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
尊本無端拈出更加註脚放癡獃西天此土誰知
已夜半優曇火重開
世尊拈花
金色頭陀忽破顏看來也是管窺斑當時若得回頭
早免見兒孫墮黑山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滿面塵埃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
人愁殺人

庶王藏書

疎山造塔
鑿開荒徑造浮圖住復商量價不孤無限落花隨水
去夕陽青色滿江湖
勸源與道吾弔慰
急水灘頭下釣時錦鱗紅尾尚遲疑驀然跳出洪波
裏變化雲霄宇宙低
風幡
大海波濤湧千江水逆流龍王宮殿裏不見一人迷
曳油撓
背衆曳油撓對人誇好手潦倒不識著抵死揚家醜
杏嚴上樹

故園春色在枝頭惱亂春風卒未休無事晚來江上
望三三兩兩釣叟舟
丹霞燒木佛
丹霞燒木佛院主因禍得福司憐社撰巡官秖管
胡卜亂卜
舉定山夾山同行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則無
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二人
各謂己語親切性大梅舉而質之梅云一親
一疎二人下去次日夾山性問那箇親梅云
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院後舉此謂衆
云我當時失却一隻眼

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兩般淂味惡中後入黃泉

贊睦州和尚

生世居沒不知平田淺草翻身

誓盲龜容瘸狗師一生未施三寸刃破關先下頂

處合水和泥換步時乖手門徒寥寥萬古誰堪對維有嘉木跛脚兒

嚴教授畫臨濟贊

喝下忽雷驚聲前休領略當鋒巘鐍時蹉過第一著

不在壁立處豈向平地泊野水白連天秋空飛一鶚

蒲禪人畫臨濟像請贊

臨濟禿無眼目討便宜兮不知足高懸羊頭賣狗肉

秤頭斤兩惜如玉胥中更有一般毒天下無人敢輕觸

下禪人畫布袋和尚求贊

人謂是彌勒且喜沒交涉拖箇皮布袋到處納敗闕

秖有一味長子細為君說是什麼乾屎橛

贊三將軍

家在歸宗寺後山洞中春色異人間秖因親受靈山記長與歸宗把要關

贊大慧禪師

人天之師佛祖牓樣頂額一著起挑不上俾臨濟價增十倍起圓悟更無伎倆小姪如此贊揚老胡決定有望三十年後脫空詰行也是一番性燥起謗

贊虎丘先師

老漢從來無禪一味心中含毒此毒時復現前害家大小不穆異口同音呪詛至今活陷地獄一名臨濟正宗一名叢林瞎漢

贊佛眼叔祖雪堂和尚侍立 老禪贊在前

正法眼藏瞎驢邊滅父行子隨了無途轍老禪已是鍼芥錐添得應庵乱銃舌

贊此庵元和尚二

佛祖生寃家入天不喜見戒殺聲頭却通一線路穹拳下破牢關大用機輪轆轤轉十分盡得相似秖有一處諸訣佛祖檢點不出從教平地干戈

贊李知府朝議

人言公死我言公在在在何處清風動天籟

贊程宗古承務

龐居士悟心於馬駒言下裴相國得大用於黃蘗棒頭雖相去數百年間其金聲玉振聯環不斷彼時有此二大老光明烜赫此時有宗古先生仁義禮信根於心而能以此心確然履踐佛祖大解脫門誠不讓耳白雲山月未足為齊寒檜青松堪同大節

烏巨山連長老命立首座持師頂相請贊

煙林風姿山岳氣宇坐看春田行無伴侶不圖成佛豈欲作祖一句掀翻萬機罔措更提柱杖擊塗毒鼓

立禪持歸分付烏巨

積善普長老請贊

天台南石橋北觀音寺裏有弥勒頂門瞎却摩醯眼
肘後風雷轟霹靂

袁機首座請贊

左撚脇右握拳槌瞎正法眼打破葛藤禪奮迅西河
爪距踢出場外金圈秖憑箇一著今古有人傳

禪人寫真請贊

形枯豈是持齋叟古還非入定僧焉又不成驢不
是當頭一著得人法中之賊盜佛祖寶刀斷衲僧命脉貪窮
者示之無價寶珠富貴者令之破家散宅不是平地
上干戈且非孤峻處標格

漢初無罪過秖是頭匾眼大鍾然肚裏醒醒開口
便先話墮如斯出世為人恰似大虫着水麼

竪拂拄拂全機出没一喝耳聾三日叢林至今狼藉
屈屈且道是馬祖屈百丈屈歸宗屈宗一侍者但恁
麼拈出

魯祖偏工面壁秘魔動便聲杖唯有歸宗長老一味
撒土撒沙三箇上牢漆桶不知那箇堪誇諧諧亥檢點
得出也是勾賊破家

波濤十尺冷颼颼誰向滄溟泛逆流雖有漁儂語水

脉卷舒出没任遨遊
九年面壁成迂曲三頓親承愈見賒併蕩那伽大機
手不知誰可繼生涯
拭眼堂前臨濟正令且行一半拈佛祖病
江上青山千万疊求邊茆屋紫霄下良田石鏡邊比生隨二刀過不用買山錢
過何似渠儂把鈎竿
這般惡比丘何人敢近傍恣焚三毒火力起無根謗
破除少室窠巢併蕩衲僧見障聞者見者攢眉應是
無人瞻仰
身心一如身外無餘不願成佛亦非丸夫甘作上牢

漆桶無心計較錙銖万古銀山鐵壁更没者也之乎
是則活埋老僧不是則打殺曼慧暗透兩重牢關烈
焰不藏蚊蚋
元是黄梅村裏僧生來自笑百無能一瓶一鉢隨緣
住孰謂而今繼祖燈
平江虞祖道寫頂相求贊
枯松下盤陀上獨坐大方横按柱杖謂是應庵無恁
相狀謂非應庵誰肯歸向分付祖道試自定當
徐伯壽求贊
大海波濤闊千峰氣像雄當頭俱坐斷直下衆家風
一喝分賓主三玄辨正宗其餘都莫問今古有言聾

如道人求
江上青山疊疊來屋頭松竹手親栽柴門盡日無人
到時見窓前雲作堆

蓮道人自寫像求贊

凌行婆蓮道者一箇患聾一箇患啞聾者善聽啞者
能話堪笑堪悲可知礼也

荅翔鳳山顯忠資福詮長老法嗣書

老僧自幼出家亟因也方袍圓頂正因也念死生未
明撥草瞻風親近真善知識正因也至於出世領衆
今三十餘年未嘗毫髮厚已也方丈之務未嘗少怠
也晝夜精勤未嘗敢懈也念衆之心未嘗斯頃忘也

護惜常住之念未嘗敢私也行解雖未及古人隨自
力量行之亦不負愧也痛心佛祖慧命懸危甚於割
身肉也念報佛祖深恩寢食不遑安處也念方來為
道衲子心地未明不啻倒懸也雖未能盡古人之萬
一然此心不欺也長老隨侍吾三四載凜然卓卓可
喜去年夏末命悅衆是吾知長老也吾謝鐘山寓宣
城昭亭未幾赴姑蘇光孝方兩月長老受眞山之請
道由姑蘇首來相見道義不忘如此也別後杳不聞
耗正思念間懷淨上人來承書并信物方知入院之
初開堂為吾燒香乃知不負之心昭廓也今既為人
天眼目與前來事體不同也果能如吾自幼出家為

僧行脚親近真善知識以至出世住持其正因行藏如此行之則吾不妄付授也又何患宗門寂寥哉至祝無以表信拂子一枝法衣一頂幸收之紹興壬午七月初七日住平江光孝庵老僧　某書復

偈頌

和　　宮使李侍郎頌送入荒山庵

此山已是勝天台峰頂寥寥正眼開無限水雲難湊泊却容掃地相公來

題　　陳參議中大人隱圖

荷鋤居士隱雲莊竹屋茆堂瞰小江祇這逍遥是知己人間天上更無雙

和　　李參政頌示鑒禪者

清涼居士頂門着從本已來自寥廓更透吾家向上關活鱍鱍地難收捉風塵草動鑒來端臨機八面初無作纔起分毫取與心即被邪師籠罩却

贈別恰兄

此行安忍泛輕舟無李管老不自由痛望老人修淨業莫教容易度春秋

題劉民用居士藏六庵

西溪縛屋稱幽居坐對松窗與世疎到眼青山千万疊此生安樂更無如

虛空正體沒邊涯藏六如何蓋覆伊要聽少林無孔笛從來多是逆風吹

辞此庵和尚塔

道韻如山重氷懷有紀綱一拳成活業千古更無雙

松竹森森老雲山疊疊長洛陽無限意對此一爐香

示智道者

少室門庭冷似灰長年不見一人來汝今若解知慚愧那取工夫到一回

贈成主簿

同是崇寧癸未生公為官長我為僧大家屐蹉通大路共踏毗盧頂上行

禪人之梅陽

此行不憚三千里兄是江天欲雪時問道身心如不昧梅陽老子已先知

與鑄鍾道者

野店小橋外黃昏欲雪時一聲誰測耳千古喚愚癡

德彬修雙陽塔求頌

九層塔聳青霄外七佛靈蹤在上方山岑雲寒當午夜唯聞仙樂散天香

送僧化蒂

窮心何必在三緣直透歸宗一味禪翻憶當年曾卷起無端又展與人眠

吳必東請小參後說偈

百草頭邊千聖眼一毫端上萬重關更無佛法并玄妙堪與知音共往還

送六人禪者隨宏長老住大智

大智荒涼久中興六上人機前施遠略句下要通津

事理無礙帶論圓有主賓風雲今際會彈指一番新

贈悟上人造華嚴塔

山前馬厩普光殿門外坐欄正覺場五十三人同日

葬善財走得脚生瘡

術人求頌

造化付誰手君來聊解顏欲游天上路先破鬼門關

禍福行藏内高低方寸間毫芒差錯處過犯重如山

行者求頌

了身不若了心休了得心時身不愁若也身心俱了

神仙何必更封侯

觀道人求頌

學佛從来境界多不能降伏便成魔降魔能用無心
法六賊傾城盡倒戈

題仲逸宣教三境圖

太清之雲鏡中之塵從無住本廓應如春妙玄不動
示現無垠三世普入孰妄孰真現成公案豈費精神
當頭一著坐斷要津

吉彬老二姪女繡普賢菩薩求贊

吳門吉彬老壽年可及百眉目清且癯施爲有標格
行步快如風談笑氣不之窮之無他術一味好佛法
每親善知識言下宛生殺家有二姪女貞姿迥超拔
自幼不茹葷長昏常默默從容定中起痛念十使結
顯塵劫大願運針發五色幻普賢妙身應現四菩薩
等十方虛空皎若揭日月大哉白象王群狐悉殄滅
當知妙殊勝豈在別處設若從自己求猶如病作熱
如是名正觀不尒是邪說

莞山淨明庵小桑示衆

三十三州七十僧驢腮馬頷得人憎諸方若具羅籠
手今日無因到淨明

題永寧小軒

我行重到清涼地小室軒窗分外明不是山家占春
色大都物理自舒情

贈晦叔秀才二首

處世從教眼似眉自然心地絶支離翻身更透龍門
浪頭角峥嶸宇宙低
少室巖前路不遥毫芒纔擬便迢迢西湖湖上晚來
看小艇輕風落盡橈

西蜀祖正道者還鄉求頌

西川五十四軍州幾箇男兒會點頭透得劒門關子
過不風流處也風流

夜宿解田偶成

夜宿西山居士家園爐相對話生涯從來無一絲頭
許自是勞生眼裏花

送宏監寺開海回

軒昂氣宇要爭先及早乘時痛著鞭翻轉江皐千頃
浪靉苗從此秀桑田

送珣禪還鄉

極目澄澄水照空白蘋紅蓼戰西風三千里外深深
意織券誰將累祖翁

送祥禪人二首

子是慈明家畔人直須超卓要驚塵騰身使入洪波
裏始見曹源正脉分

濁港江頭送別時碧雲秋水淡依依莫嫌老拙踈慵
甚它日重來扣竹扉

謝楊善士道士惠數珠

南詢初不失程途收得金剛腦後珠兩手持來親獻
我光明烱烱破昏衢

胡氏妙圓求頌

八年伏枕今安樂安樂常思病苦時苦樂本來真實
義要須猛省力扶持

送傑侍者還鄉 辛未上元日

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徽詰洞無痕
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
此行將省覲切忌便拔根吾有末後着待歸要汝遵

示徽禪人

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妨直截省要正眼
看來已是七錯八錯了也事不獲已且作死馬醫秖
者直指底心便是黃面老子四十九年橫說竪說不
着處至精至妙罕有達此正脉若此心傳授不得性
自證自悟到無迷悟處秖是平常著衣喫飯更無許
多玄妙解義路貫塞胷次蕩蕩地閑閑地祖師道一種
亟庵汎然自盡方得大受用至於臨生死之際湛然
凝寂更無毫髮走作秖恁麼地如一坐須彌山相似
豈不要哉近年來叅學兄弟雖號行脚恰如冷水澆

石一般到所在挂搭秖是妄想記憶諍勝負以當平
生真可憐憫若是正因行脚人終不恁麼地看他從
上古聖挾複子出叢林入保社親近真正善知識十
年二十年退步就己寒灰枯木密密地究竟根蒂下
一些子要著實處方可隨緣任運名爲了事衲僧行
脚高人若心地不洞明如何歇得十二時中起心動
念亟亟地如千波万浪相似如何消融得去到這裏
若無透脫處秖是一箇無所知盜常住飯劫賊臨濟
和尚謂之禿兵是也劫來劫去劫得渾身赤骨聿地
忽然緣謝所有亟生機智聰慧向眼光落時一點也
用不着設使累生作得恒沙功業愈無超生死之期

秖得人天福報報盡依舊無出頭處若要窮盡空劫
盡未來際受用不盡須是直下心空既未能徹證此
道當須稟大宿智識本分宗師放下複子盡此一報
身窮究此公案無有不契證者第恐如存若亡口頭
雖說叅禪肚裏全不肯做若此不如歸一頭存誠着
教作白淨業將來不失人身古德云說得一丈不如
行得一寸是也且如今列刹相望呼爲善知識傳直
指底心宗畢竟此心如何傳是何形狀近來出一等
魔教中謂之惡友各說異解以爲利人或者指示教
人休去歇去都莫思量纔起動念速爲除去或者敬
人一向無事香不燒拜不禮或者一向令人理會古

今去恰如箇杜撰座主或者將從上老宿赤心提持處謂之建立門庭或者見學家來室中下得一轉語相似打坐白又問一句學者又進語合得佗著便謂此兄弟有箇入頭處且道此幾等利人要之契得直指心麼酌然是無星子交涉所以佛鑒和尚道今之善知識多是曲指人心說性成佛此之是也臨濟正脉白百丈於馬師喝下迨代至今非但契證諸大祖師命根亦乃徹證不可說不可說百千万億阿僧祇佛祖命脉絲髮不亞百丈得黃蘗黃蘗得臨濟臨濟付三聖乃云誰知吾玉去眼識向這瞎驢邊滅却秖這箇說話若見學敢去何更有宗耶德徽上人以道義相從頗追古風不倦窮究納衣下事誠謂之不虛行脚也若要易會秖向十二時中起心動念處但即此動念直下頓豁了不可得如太虛空亦無虛空形段表裏一如智境雙泯玄解俱亡三際平等到此田地謂之絶學無為閑道人也更須知有五祖道底始得上人既炷香誠懇因書以付其行紹興十一年八月望日

示希禪人

古來老知識發心行脚時為生死二字不破動餘万里尋真善知識決擇此事十年二十年廢却世間一切閑雜骨董念茲在茲未嘗片時不在裏許尚恐走

作不得此事成辦長慶和尚在雪峯玄沙往來三十年坐破蒲團六七箇豈不是大根器尚不能徹證盖古人參學不肯小了却直是今生參不得便休終不敢取次承當嗟乎深不容易也一日見卷簾豁然漆桶破命根斷便說箇頌子也大老也大老卷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竪口打此便是達磨直指底心更無秋毫許領覽悟解方可爲佛種草也

每見今時兄弟做工夫不在沉掉處便在惺惺處坐地中其沉掉則猶若醉酒之人行於長途也飲其惺惺則聞見遊於心膂以爲究竟法也但捨二岐而致之一處常不提撕豁然徹去不是分外事

近日叢林有一等參學者不自去真實履踐已躬堅麼宗師說禪病禪又何嘗有病來秖爲胡乱領覽強記爲諦實於本參學中實無得力處所以宗師家用一些子本分草料謂之解黏去縛令學者知非而反食宗師說病之語益於胷次以爲究竟法深可憐憫也如今若要此事易辦但念念無雜純一真實久久自然徹法源底也

示國清初化主

古來道流痛念死生未明立大志如金石放複看處所求真正善知識決擇父母未生前一段大事豈肯

容易哉動經二十年灰却攀緣滅却意想孜孜
地裏一朝豁然漆桶墮喪却眼前光影應是從前祭
鬼家具依草附木神祇一切永消歿解全是自己本
地風光如倚天長劒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即瞎却所
以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魯祖見僧面壁俱
胝豎指至於從上若佛若祖天下有眼底老和
尚全以本分草料覿面提持如斷命刀子相似若是
識痛痒漢便知落處其如皮下無血眼裏無珠底且
留待彌勒下生爲他說破

示湛禪人

明果門下無禪可說無道可傳秖有一口劒不問佛

來祖來聖來亢來拈起便斬若解向劒刃下翻得身
底一任出一叢林入一保社把禪床上老漢與二拂
若見日裏水濺濺地暑包便行豈不快哉若也未能
徹證扶荷也不得草草深宜子細神鼎諶和尚道參
須實參悟須實悟阿羅大王不怕多語也

不負平生行脚初志盡此報身靠却本色人一二十
年間忽然遭佗毒手頂門裂眼睛落光影盡夜俐除
活鼈鼈地吒吒呀如師子王去住自由哮吼自在
豈不是大丈夫意氣做大丈夫事業方謂之出群英
特之士也

白雲端和尚道悟了須遇人始得若不遇人秖是一

箇無毫巴鈯孫繼弄出人便笑深信此道者一中無
一誠可憐憫

示清禪人洎出隊兄弟

黃面老子未出母胎時便用一條拭貫索穿天下人
鼻孔及乎出頭也用者索子四十九年口吧吧地也
秖用者索子又道四十九年未嘗道著一字也只用
者索子未後拈花迦葉微笑以正法眼藏分付摩訶
大迦葉也秖用者索子列祖已來迄至于今真佛煉
祖也秖用者索子近日者索子看看無人解拈動設
有解拈動恰如深夜伸手捉物雖執其物知它是青
黃赤白長短大小初不分曉何故盖爲來處不諦當

遂致瞞瞞頇頇若來處諦當便見三世諸佛說夢六
代祖師說夢天下老和尚說夢夢見黃面老失却斷
貫索子既失却了且道汝諸人將什麼受用者些子
如緝天鐵網相似透得過者八面通途透不過者且
向諸上人手中乞命

示崇侍者開元和尚語錄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向初僧門下恰似揑
地活埋人也事不獲已且作死馬醫說箇佛說箇祖
說箇心說箇性如將蜜果換苦葫蘆之說也若是大
丈夫漢一刀兩段退步就已向一念未生已前豁然
覩透本來面目洞明十虛廓徹無間便與釋迦老仔

不別謂之頂王三昧謂之烈燄聚謂之金剛王寶劫
謂之踞地師子謂之塗毒鼓謂之種種名當恁麼時
誰爲生死誰爲去來誰爲善惡誰爲逆順誰爲是非
全體是箇無位真人受用物豈不見臨濟和尚道赤
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
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臨濟下禪床欄胷擒住云速
道速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
此便是達磨源流也臨濟得此三昧如大雲雨如百
千万雷震通逸格其唱愈高三聖得此三昧其和愈
峻至於與化南院首山風穴汾陽慈明楊岐白雲東
山圜悟皆得臨濟正脈見徹本心妙其三昧誠謂教
外別傳直指之要不幸也此庵老人始發大志游方
首造蔣山謁圜悟禪師契此三昧深藏衆底二十餘
年未有明辨得出者蓋其平生徹證超出過量履踐
穩密未易一言半句急於人知也紹興四五年間此
三昧敗露光明燭世如大日輪昇太虛空有眼者見
其光明清淨無壞無雜山河大地依此光明發生万
物日月星辰依此光明炳曜癡昧地獄天堂依此光
明而住善惡一切群動依此光明頭出頭沒衲僧依
此光明啓大爐韛提弄世鉗鎚碎聖九竅蟲斷佛祖
命根命根若斷百骸俱脫其光明來無了不可得盤山和尚

道心月孤圓光吞万像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雲門和尚道盡大地是光喚什麼作自己若識得光去境亦不可得復是何物學道流向箇裏如何支撐若是打破漆桶底漢便知二老落處既知二老落處且道在光明裏不在光明裏若道在光明裏盤山又道光吞万像所麼采光境若道不在光明裏雲門又道有什以道打破漆桶後須是遇人始得若不遇人到箇裏失却透關眼若是打破漆桶曽經本色宗匠爐鞴中出來如百煉真金如猛虎挿翼如金翅吞龍方謂之真法王種草也

示通修造

昔木菴和尚叅七十餘員善知識具大眼目祇一二而已其作皆具正知見香林見雲門十八年作侍者九一言半句録於紙衣下舉此兩端深知古人爲法誠切到透處烜赫迫出羅籠機關表裏情解之外所謂師子王不妄哮乳也近世宗門淡薄病在於何病在當人不自信處且此病從何而起蓋從因地不正而起因地既不正雖致身叢林視叢林猶驛舍雖說叅禪聞禪似鴨聽雷舉此兩端亦見今人與古人相違也其間設有因邪打正方知佛祖深恩難報則知二大宗師不誣矣

示璋供頭

本色道流夙有般若種智纔出頭來其氣槩勁直於最初一步卓然超絶與泛泛者不同蓋末上親近真正宗匠至於一言半句終不妄誕然此一段事初非明悟知見可擬又豈是世智辯聰而能彷彿者哉是故羅山云上士肋纔跨門便知宗旨猶怕繩床上老漢瞌睡更回頭與一探若是作家暫挂瓶盂亦恐繩床上老漢瞌睡末醒口裏水濺濺地不是泊船處便去俗人家寄宿去看他透底人驀露箇消息直使天下衲僧無無頭許湊泊亦不令守住無湊泊蹊徑所謂驢牌峯食手段誠閒世而出又安可與時輩和泥合水嚗學者眼耶

示圓鍾頭

釋迦老子已前曹溪大鑒之後諸大老宿已來的的相承密密符契亦不出乎當人二六時中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間果能不昧初志於此直下頓見本地風光則與從上佛祖把手共行同一受用提持千聖近旁不得底萬靈景仰無門處頂領上一箸子不獨與一切人解黏去縛至於四生九有三途六趣俾各徹證根本箇箇洞明正知正見豈不是大丈夫成就大丈夫事臨濟道我二十年前在黃蘗先師處三度被打如高枝拂相似如今更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

思一頓喫誰爲下手時有僧出云某甲下手臨濟拈拄杖度與其僧擬接臨濟便打看佗顯示此箇大法不妨超宗異目豈似而今依草附木之輩恣縱無主孤魂坐在第八識裏圍量佗向上人大機大用正如螢火燒須彌山之說歸宗年來寂寞太甚也思得六十棒與誰爲下手忽然圓上座出來道法圓下手祇向伊道待你鑄鍾了則分付拄杖子

示章修造

佛眼叔祖初領淮右龍門殘僧破屋而已不逾年天下英特之士屬滿矣未及數稔一寺鼎新於是東山之道大振天下建炎未紹興初兵火民物糜滅幾盡獨龍門存焉蓋此老人服若智勝行願宏博而世數豈能動毫芒耶昔示徒云汝爲我修造我爲汝說禪我將金彈子博你泥彈子好言語理上也透事上也透所謂理事融徹會盡諸法無生雖不呵佛罵祖佛祖安能迹其前雖不行棒行喝棒喝安敢措其用當知佛眼叔祖之道大虛空不可等量玄妙泯默豈可圖度哉是故參學人若覩得泥彈子透便知金彈子落處若覩得金彈子透便知泥彈子落處者箇臨濟吹毛劍若善操持大功不宰儻或躊躇未免自傷己命

示政化士

巖頭和尚道大丸喝教須從無欲中流出三句甚是
理論咬去咬住欲去不去欲住不住或時一向不住誠哉是言也從上具大眼目宗師皆
得箇共子說話所以掀天動地孤峻處湊泊他不得
平實處捫摸他不着進順中覩他不見謂之衲僧巴
鼻圓悟師翁九示學者曰我有一句到你老僧自着
喫棒若無一句到你便自陷地獄看他得箇此子
說話底事分正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無異也又道
夫為善知識據曲彔床若無擒虎兕雜龍蛇眼未免
被學者吞却已謂宗門秖如是也豈不見明招到泉
州理長老處理云夫參學一又所在亦須到平人所
在亦須到明招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如何是平人
所在理無語後却令小師問明招云你欲識平人所
在麼也秖是箇弄泥團漢歸宗將謂明招曾見作家
來必有驚人之句如何却作野狐鳴且道節角在什
麼處

示茂先二化士

一大藏教且不是黃面老人說底直指人心且不是
達磨大師傳底秖者兩着硃害天下衲子求生不得
生求死不得死正擬議間驀地被人推轉一刀兩段
血濺梵天向歸宗門下猶是撥洗脚水底漢未曾夢
見我先祖意旨在豈不見臨濟在黃蘗問佛法的的

大意三度被打六十柱杖興化又參臨濟未後見大
覺至脫衲衣處忽然大悟親見臨濟在黃檗喫棒底
意旨欲紹此箇門風初無他術別沒聲訛一味硬却
脊梁堅教透去則盡大地人性命秖此箇漏網底豈
更無一箇漏網底豈不是大丈夫漢成大丈夫事也

示眾化士

黃林英俊之士來字不辨九所至處淡不妄通消息
設吐露一言半句必有來由雖有未徹底領略却受
人埋頓蓋智識精明使其然也唯是拍盲者不問是
不是秖信彩撒將去貴人說伊會祇對不知正是折
本經紀也仰山在百丈時口吧吧地丈云汝作後遇

人在後到溈山山云子在百丈問一答十是否仰云
不敢山云佛法向上道將一句來仰山擬開口被喝
出如是三問三擬荅皆遭喝出仰山低頭垂淚云先
師向我道他後遇人今日便是也從此發心入山晉
十三年一日溈山入山見在樹下坐禪以杖拄杖點背
一下仰山回首溈山云寂子道得也未仰云雖道不
得要且不借別人口溈山云子會也所謂動絃別曲
葉落知秋至於臨濟在黃檗處三遭痛棒後來出世
示衆云我當時在先師處喫棒如萬杖拂相似凡養
子要如二大老始可起宗也秖如臨濟仰山悟去成
得什麼邊事若檢點得出許你入阿字法門

道人之心其直如絃在在處處若荷天長劒世間富
貴驕奢五欲八風入作無門名利是非四生九有籠
罩不住得到這田地便是取黃面老子命根時節也
豈秖一生兩生堅勁行願所致乃是積劫重煉種智
純熟至於歷諸勤苦然後乃可引致大方超然獨步
者也古云無一法從懈怠懶惰中生又云久受勤苦
乃可得成此真實語不誑語不妄語也果一旦透去
千人萬人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它時異日孤峯頂上
呵佛罵祖則不忝矣豈可飽食終日成群作隊說黃
道黑略無少念回光反照我今此身四大所謂髮毛
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涕唾膿血津液
涎沫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
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箇裏急著精彩若作地水
火風商量釋迦老子盡塵沙劫無出頭分不作地水
火風商量如將鬼眼而比明珠二途不涉無異畫餅
充饑三十棒歸宗自喫不干諸方事

示禧莊主

頂門一機千聖罔措思而知第二頭不思而知第三
首要在當人直截荷負卻從前學解明昧兩歧到
淨裸裸處更須轉向那邊見佛殺佛見祖殺祖向衲
僧門下猶是奴婢子邊事大丈夫漢莫向禪床角

老知尚口遙覓禪覓道覓玄覓妙覓向鼻皮後裏為
究竟法不亦諺乎睦州九見僧云見成公案放你三
十棒俱胝見僧竪指秘魔見僧擎杖至於玄沙未徹
從上諸宿德無不的的痛處提持如大火聚孰敢近
傍近傍則燎却面門又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更無
回互有如是氣槩具如是英特方可稱為大丈夫事
莫祖守老鼠見解弄三寸光巡門傍戶見人道好從
之於好見人道惡從之於惡誠可憐憫麻浴一日持
錫至章敬逸禪床一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
是又持錫至南泉逸禪床一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
泉云不是不是浴云章敬道見和尚為什麼道不是

南泉云章敬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參學人到此如何繙素若善參詳好惡自分耳

示嚴教授宣教

達磨大師未離西土已是七錯八錯既把不定遂航
海游梁歷魏九年少林露簡消息謂之單傳直指其
納敗愈甚事不獲已將錯就錯以心契心初無毫末
許得底道理所證祖證自本法且如何說箇本法莫
是以心契心為本法耶以無所得心為本法耶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為本法耶恁麼為本法耶摠不
恁麼為本法耶若如此領略正如刻糞作旃檀形盡
未來際祇作臭氣縱饒辯似懸河機如掣電也是

掉捧打月者些子須是悟底人方知落處而今說箇
悟是治顛倒語從上諸佛若祖觀一切衆生從無明
流入顛倒從顛倒流入諸趣路頭既錯改頭換面造
種種業謂之從迷昔悟若夙植善根從善知識言下
心地開通覩徹本來面目便謂之返迷入悟然而迷
時又何嘗減一絲頭悟時何嘗添一絲頭迷時則迷
悟底悟時則悟迷底迷悟既徹生死根斷直下如紅
爐上一點雪相似佛也祖也九也聖也逆也順也好
也惡也長也短也至於得失是非俱著不得於著不
得處事事著得譬如虛空普遍一切於諸國土平等隨入塵塵
分別又如虛空具含衆像於諸境界無所

剎剎全是箇大解脫門佛法世法打成一片便是從
前未舉意參禪時身心一般肚裏更無許多惡知惡
解所謂悟了還同未悟時是也到此境界方謂之不
疑之地亦嘗面諭不疑有兩種見徹本法到究竟大
安樂處故是不言尚恐坐著有一般拍盲不疑自謂
從本無迷今亦無悟及乎徹詰無迷悟處又却去不
得豈不是拍盲不疑此是焦穀敗芽斷佛命根出併
身血之輩烏可與語哉古來老尊宿窮究此一大事
不是容易直是子細安似今時長老譫夯得重何謂
如此有般底得箇見處了便休更不就人決擇被人
拈起一件物頓在面前分踈不下便潭崙吞却口頭

雖說不疑肚裏畢竟有塊物不能消化此便是生死
根本也有一般底得箇見處坐著見處見地不脫一
向說玄說妙廣陳蹊徑謂之為人此便是喪達磨正
宗魔子也有一般底徹工夫到箇靜處身心稍稍輕
安一向坐在無人之鄉見人說著好事便生煩惱逐
言禪道本無所說所以雲門道一切處不明面前有
物者是也此病最苦有一般底得箇見處蕩蕩地無
佛無祖無諸聖一向無將去行盜行淫飲酒食肉謂
之無礙禪此是地獄種子也永嘉云豁達空撥因果
莽莽蕩蕩招殃禍此之是也有一般底見處泯默無
聞一味守愚却常住飯了秖管死葛怛地守却被位等

箇悟處此便是深山大澤中一間破屋下泚團謂之
無轉智大王徒消信施耳其實本分參學者初無許
多埃泊處渠自有超宗異目生涯且如嚴陽尊者問
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趙州云放下著趙州知佗
病正在這裏便與放出毒手去貼肉汗衫非止手段
不可救也嚴陽尊者既不須略又問既是一物不將
來放下箇什麼趙州又對佗道放不下擔取去者一
句子更是辛辣過如喫痛棒從上古尊宿屢踐此事
直是透到無秋毫子過患處方敢據位為人師範豈
似今時衲聲利葷乱瞎人眼出面諭為人一若子須
是自得之古云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臨機初不費絲

毫氣力劈將出來活鼈鼈地左之右之皆在吾網中不可說這一箇公案是為人處切忌作此解殊不知當臺明鑑妍醜自分耳羅山老漢道我這裏祇有一口劒劒下有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從上老宿弄將出來千差萬別無不從肺腑下流出變通逸格殺活自在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示達化士

德山未遇人時挫一肚皮葛藤流入八万四千毛竅化為精魅魍魎各各放無量神通及見龍潭一點也用不著然後知非乃云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出信之此事初不在聰慧多聞處亦不在澄湛湛處亦不在長坐不卧處亦不在寂寂惺惺處若是其中人動絃別曲棄落知秋其如未能究竟當如德山見龍潭一番子方可入鑪鞴受鉗鎚也

示正首座往濠州幹修造

本色道流參問祇要敵生死終不向古今業子上討諸方舌頭邊覓唯是退步就己冷地裏根蒂下切切提撕忽然手蹉脚跌納敗一場便是一生參學事畢於孤燈獨照時始見有力如一座須彌山何處更有生死怕怖動搖去來底道理死心和尚智量真聞說公會裡諸方皆許可是否實直擬議死心云老僧有

一問問你亡時後日彼此燒作一堆灰時如何覓直
恁然千千万万人向這裏跨跳秖是踏不着且道畢
竟在什麼處報恩一日問正首座燒作一堆灰時如
何正對曰惱乱春風辛未休它如此祇對是會耶是
不會耶頂門具眼底試辨這漢看

示範化士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無不以頂顖上一着直截顯示
奈緣學者困於知解泥於見聞坐在必死之地不能
洞明從上諸祖直截顯示之由所以古德道學道之
人不識真秖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
喚作本來人看它得底人等閑吐露一言半句不妨
超宗越格便有真藏荷負之量堪為宗門苗裔豈不
是大丈夫特立種草也南泉道王老師十八上便解
做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蓋林商量
道念茲在茲謂之做活計無佛無祖謂之破家散宅
若如此持論其利固無其害甚重欲明二大老之意
待應庵三十年後換却骨頭子與你說破

示彭道清善友

治身之端正在己也千里之步實在初也善此二者
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畢矣故謂之無盡藏三昧又謂
之虛空正體又謂之常住不滅在衲僧門下又且不
然眼觀東南意在西北不可以無心求不可以有心

會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非大法洞達豈能縱步千聖頂顱哉

示寶道人

祖師巴鼻無一針頭許秖緣臺道人親近太切所以不見若要易明但十二時中一切處放教無心去自然合道道既合則內外中間了不可得直下虛凝絪無依倚古德所謂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看它向上人行處又何嘗有絲頭取捨意路與人湊泊秖如德山元見僧入門劈脊便棒臨濟元見僧劈面便喝每以此顯示學者秖貴知歸其間有等紕繆強作主宰無主孤魂咸謂赤心片片老婆心切恩大讎酬旦放過一著將謂識痛痒似此之類故多不復盡舉並不知二老得力處秖一味圍量忽情卜度師與弟子互相印證不惟沒溺自己亦乃凌辱先宗欲明二老人端倪切忌狂狗趙州

示忠首座

鷲嶺拈花少林直指至曹溪之後此道大振天下皆英特俊流克紹荷負非劣根躁進者而能操持也大凡起宗之士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迥然殊絕終不肯沒溺死水中為究竟計近年此道凋落愈甚設有箇半箇初詰之似彷彿至下手時全無巴鼻蓋根本不脫秖是學語之流光看它黃葉臨濟與什大曹溪南

院風穴首山汾陽諸大老說底話豈止一機一境爲
實法繫綴來學動是提句上佛祖按下
雲頭知有向上事安似而今青黃赤白之輩胡亂引
人入草賭却佗眼耶是佗古人道悟了須是遇人始
得這箇說話須是大法明底方知落處若是徐六擔
板卒難湊泊是故我輩沙門合行事非世間心術而
可擬量又非寂然不動而能洞達所以道寂是誑語
是謗向上更有事在老僧三門窄不能爲汝說得學
道流若不遇人如何有這箇說話既丟得這箇說話
了還識福州人哈雪詩麽

示徐國寶

少室門風無秋毫許至承當時不道無直是万中無
一設有一箇半箇多是栽培得底臨撒手時恰似落
湯螃蟹一般何緣如此蓋末上不遇人明見自性不
徹遂致斯害也萬一宿植般若種智深厚終不被邪
師惑乱而能親近真正宗匠決擇死生大事古德云
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此之謂也祇如六祖示明上座
云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麽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
面目明言下領旨却問六祖上來密語密意外還別
有意旨也無六祖云我今與你說者却非密也汝但
返照自己本來面目密却在汝躬看佗六祖揭示少
室直指之要何嘗有秘毫許禪道佛法到人唯直下

揮金剛王寶劍不獨斷明上座命根至天下人命根悉皆瓦解冰消豈不是大丈夫漢成就大丈夫事也然大九叅學道人第一不得記箇元字脚子此是道要徑又直如經蠱毒之鄉永也莫飡它一滴古人方便無出此也從箇裏去以透脫生死爲究竟若別有道理別有方便則真西天九十六種之數無疑耳

示機化士

古德山未行脚時跟空四海莫特之氣逼人及到南方首謁龍潭至吹紙燭處漆桶子破乃云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人舌頭跋步大方無出此老性燥向一搥下便透頂透底與迦文老漢見處不別豈不偉哉

盡鬼惟更據曲录木床妄自尊大又將從上二言半句妄行批判詆惑後昆造地獄業是可憐憫大九叅學末上既非正因至竟秖成廢人設若親近宗師亦是沽名譽利其脚跟下大事無因分曉大事既不分曉則惡業因緣從而和之是以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聖賢之語昭著明矣儻不諄諄奉守所誡則人天二路泯絶驢胎馬腹無疑豈不冤汾陽云一毫頭九聖情量未盡不免入驢胎馬腹裏白雲道直饒九聖情量俱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二老漢雖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有般瞎禿便向者裏問誰是傍觀者

則歸宗柱杖折也未放在

示儔侍頭

摩竭掩室自救不了毗耶杜詞却成忉怛更說箇無礙辯仰下絕己躬壁立万仞也是賊過後張弓其餘是甚麽破砂盆一向與麽去盡十方世界一切白醭却且放過了與你和泥合水秖據目前見處畢竟以何爲極則酌然十有五雙是奧殘羹餿飯漢子要箇據虎頭收虎尾底恰如天上擇月而令秖得將錯就錯咬定牙關向定盤星上信彩秤知它是什麽儔禪者本分參學道流相從歲久誠不易得法華舉和尚示徒云行脚人不在觀州翫府看山門景致過時爲然有餘裕哉如是三十年秖一條白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要且不是吹滅紙燭處道理直是鐵眼銅睛覷它不破所謂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此之是也大底參學人須具真正知見然後可就爐鞴煆煉尚恐禁當不得遂爲退志而況拍盲不知有者而可語乎縱具正知見不遇人猶爲見刺所惑不得自在其病又莫大焉大凡參學有地頭人多被此患攪炒脫不得便爲滲漏果有志與釋迦老子作菩薩切不可輕結業決要洞達大法則不墮邪師網中乃第一人也

示偉化士

真實參學衲子二六時中卓卓地
應世間五欲八風搖撼不動而見聞覺知籠罩不住
亦不舍見聞覺知而求一法亦不即見聞覺知而求
解脫如是見徹如是洞達洵無依倚超出聖凡情量
亦不依住洵無依倚超出聖凡情量去處名爲出格
道人然後提金剛王寶劒隨所至處見佛殺佛見祖
殺祖見阿羅漢殺阿羅漢所謂出佛身血破和合僧
欲這般漢不必多止得一箇半箇足可紹續佛祖慧
命其臨濟正脈不患掃土誠不虛來閻浮提打一遭
是故古德云一等踏破草鞋直須穿教透去豈不是
大丈夫漢說底話焉似而今看般獃郎隈隈磊磊弄

什麼事蓋爲生死事大從上古人九到所在見箇村
院主也須問過如今晚學往往蹉過不肯迤相博問
古尊宿語極有深旨若善提撕紅塵堆裏鬧市門頭
無非是上人出身載經也

示日化士

古之老宿問道之由不較得失但是三尺之童有長
處固扣之此方謂之學道人也近世宗徒雖云行脚
專理究死生大事其模樣也似古人所存得失甚重
既有此患於直指之源不可得而明矣譬如善射者
初欲較得失即無精中之期蓋從無得失中習之攸
久然後可中其的學道亦然若有一念得失居懷即

被得失羈鎖得失之論無它辭故得之爲喜失之爲
怒此皆不祥中起此喜怒其喜怒則人我之根本若
了人我根本初無來處即是如來清淨大解脫門所
以道從無住本立一切法修山王道法法不隱藏古
今常堂堂汝問是不是我荅當不當秖此便是截生
死流底要道佛祖頂門正眼也

示證化士

洞明死生大事不是小緣唯在當人宿植智本深厚
專誠參究看是什麼道理第一不得先立箇會處亦
不得作箇不會底道理正如學射一般久久到意盡
情忘處驀然中的更須知有破的自得之妙 雲蓋

鵬參雙泉雅山主令看芭蕉室中示僧云你有柱杖
子我與你柱杖子你無柱杖子我奪你柱杖子盖經
久看之未明一日雅向火次雲盖侍立雅顧示云你
有柱杖子我與你柱杖子你無柱杖子我奪你柱杖
子盖擬開口雅以火筯攔手一撼雲盖豁然大悟九
爲善知識若無此出格過量逸群大機往往四稜楞
地大家草裏輒聽學者眼則多矣莫是雲盖擬開口
被雅以火筯攔手撼處是出格過量逸群大機麼且
喜沒交涉參學人欲洞明其要急着精彩時不待人耳

道友孫尊仲求法語

尊仲家居東林之右去城七十里營生南畝不多而

能辦心延供十方雲水往歲遇大旱其心愈確而不
厭其來者野有餓莩獨其家有餘信之願力洪廣而
勤神物護助也予領報恩院事嘗憩其堂舉家長齋
奉佛嚴肅真在家佛子也每入城首過其門則隨衆
衲入室不畏奮拳渠喜從之予移居東湖亦來不倦
此皆過去有緣種今生深信大法也昔日甘行者家
接待亢有僧問接待不易行者甘云譬如餧驢餧馬
看佗打透底人迥然殊絕等閑拈起一莖草便是倚
天長劒今時流從朝至暮說盡道理未嘗有一句正
當琅琊覺和尚云快把飯來白雲端和尚云琅琊有
不犯之手且道這三箇老漢病痛一般爲復有異衆

學人到箇裏著精彩驀地踏翻乃知二三老人煨燼
處佛祖不可又耳

示通化士

祖師開示直指之要非講較商確持論而能造詣唯
是具大根種乃可洞達是故從上老宿親近決擇之
暇其篤踐處真實無片時虛弃攸攸自然純靜豈爲
世間妄想塵勞包裹也果如此做去驀地一念回光
覿透本來面目便見世間塵勞妄想山河大地色空
明暗理性玄妙所從來處一一分曉既得分曉則不
被世間與出世間法籠罩直下打成一片二六時更
無第二頭古人又道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者裏急

著精彩此事不厭純熟愈退愈進愈晦愈明至臨機
大用著著有出身之路豈可使學者平白地死在句
下作佛法中歷劫罪人也秖如僧問弘覺山河大地
從何而得弘覺休去僧不肯雲門聞舉云已是葛藤不能
時如何覺休去僧不肯雲門聞舉云已是葛藤不能
折合待伊道想出一鋌金得麼以杜杖便打是則是
雲門血滴滴地要且出佗弘覺休去一此子不得有
般瞎漢便道歸宗為弘覺作主嗚呼近年此類甚盛
不復初祖也

示章化士

衲僧家出一叢林入一保社須具頂門金剛正眼不
為邪師引入草窠裏做瞞天罪過乃真第一等人也
果如此行脚何愁行脚事不辦是故古德撥草瞻風
豈為遊山翫水這邊好堂廚那邊有施利受用處穩
便唯置與死生做頭底要透向上一段奇特大事到
得十成無漏漏處更須轉向那邊千聖摸不着方
靈遐仰無門等閑蕩蕩地似兀如癡輕輕撥着便解
水裏走發方可繼臨濟兒孫也苟專師門格轍限量
則被人拶着未免死在鬼窟裏其隈隈穊穊二十四
氣一時現前六文夫事何其在哉所以列祖出興提
持此要無它為此等流也終不隨摟撥入野狐群隊
[illegible]看佗上古德山臨濟乘一機示一境如揭貼肉汗

事豈可拍盲妄自指注年來參學人咸謂臨濟下兒孫機鋒峻捷此說猶甚恠也善章禪人有志參學不憚數千里來此道集期透生死大事未肯端坐固劾古為衆持鉢繼洪州出隊日錄袖軸求法語揮汗聊書大事為你不得小事自家抵當

示岳禪人

有志衲子致身大叢林決定要脚跟下事透頂透底與從上佛祖雪屈豈止韜角鼈頭而喪己身哉看他臨濟德山與化南院風穴首山汾陽的的紹續為

世衲子之師雖相去數百年其金聲玉振龍馳虎驟未嘗隔一絲毫許千人万人仰望不及所謂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步步登玄不屬邪正破的手大鉗鎚非諸大老而孰敢當前乎至慈明黃龍翠巖楊岐唱愈高和愈峻自冒悟已來天下九州兒孫遍地蓋源深而流長也是故今日此丘當痛念先祖門風峻拔活業廣大豈敢凝坐日眠三覺古人有終身之憂無它憂道未達也道既達即無累生之患是可得而名狀耶便能顯示七佛已前威音那畔一箇大脫空五祖謂一切妄言綺語小脫空是也覿見本來面目大脫空是也且小脫空與

大脫空是一義二義思之

示信禪人

學道人在乎猛利一咬便斷纔擬議即鑽頭入知見網中起結角羅紙分別欲洞明少室單傳直指之要遠矣南泉示趙州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若太虛廓然豈可強是非耶看他古人一期揭示初似刀至折合處直使白衣拜相苟或未諳此脉不用敲磚打瓦祭鬼燒錢但向一念未生之際直下如掃箒脫撒一番其塵劫來事一時虛透既得這箇本柄入手切須牢把住未可輕放下何故前頭有事在正好上門上戶求

真正宗師做寃家債主期透向上關竅天下納僧輩孔是爲難乎定時異日霜露果熟出來與德山臨濟把手共行點檢從上老宿未了底公案俾令徹之學者親近祖父契書四至去處一一分曉決定無疑然後承荷家業荃育子孫所謂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豈不慶快平生抵如德山臨濟過去數百年如何却要與他把手共行應庵下轉語晉

示原禪人

大凡行脚人蘊成佛祖氣槩與流俗阿師迥然不同是佗二六時中卓卓地滴水滴凍不妨孤峻所謂丈夫立乎其大者其小者弗能奪也大者既達小者則

如大者大者則如小者然後大小霎泯圓融無際在
今時猶是野狐窟宅更須一棒打破透向上大機大
用放出焦尾大蛆作師子吼既是焦尾大蛆因甚却
作師子吼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

示作禪人

古來抱道之士如癡似兀豈有一言半句與人咬嚼
人卢知之患乎不鳴鳴則驚人年來此道荒涼尤甚
設有留心叢林者例無正因縱依附善知識殊無道
念初不異區區走山水沽名要譽之徒也苟得把茆
蓋頭略不知分而又狂勃欲竊如來大人境界甚無
似之身謂言傳佛心宗況如來大人境界而容妄竊
乎其從事者鼷頭鼠目蠆尾狼心傷敗風教比比皆
是可不哀哉五湖大心衲子應須遠離所謂見不善
如探湯是也

示法化士

祖師道心有所是必有所非著此說話非上根大智
孰可洞明要須盡却今時始透向上關捩子
臨濟黃蘗處三遭痛棒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矣縱
大愚悟去其悋愈甚然予之言知音者少設鼻聽眼
聞者則未與可
臨濟出世後示衆老僧一生呵佛罵祖覓罪性如針
鋒許了不可得且道黃蘗處與棒底罪過向什麼處

也

九見僧入門便喝師
作喝達磨家風一掃而盡不喚作喝把住奪
人者

示琮侍者

本分參學道流未了爲生死不明正如囚禁之人未
得決斷至於行住坐卧敬念之間不得少安若如此
做工夫其生死大事無有不徹底道理往年佛果圓
悟師翁遍扣諸方無有不可其所得者後見白雲演
和尚被誥其由元來無本分事秖是一肚皮虛頭白
雲向他道勘上座許多底是法座上神氣悟不肯歸
祖而去至金山遭大病幾死思量從前參問並無一

句得力纔得安樂復見白雲聞舉頻呼小王之語驀
地打破漆桶方始知非信之師資緣會決非等閑今
時禪人亦在叢林中多年也去見有道宗師亦嘗遭
重病心下安與不安皆自知得秖是不肯放下此不
肯放下有兩種最初行脚不遇真正宗匠撞入外道
邪師火裏中其毒燄便謂行脚事畢是一又有一種
雖致身叢林中名爲參禪其實無正因一味盜聽互
急人知便自證據却但言秖是箇事是其二也此兩
種謂之膏肓之病除是一旦知非驀來却有放下時
節且畢竟放下甚麼秖放下便覺身心輕安表裏純淨二六

時中宵次空勞地冷地瞥然脫去始可禁拳趣受
高心煆若祇守領覽為究竟無異依草附木精靈是它
逸格道人迥然殊絕觸著便解生風起草世出世間
得入憎無出者一著子謂之神僧巴鼻是也

示通化士

昔黃蘗聞百丈大智示再見馬祖深旨不覺吐舌非
生而知之孰能領略哉此道至臨濟大行天下若子
若孫咸具殺人不眨眼手段覓一箇半箇作將來積
草呵佛罵祖猶為不卹嘗留漢豈泥和泥含水撒土揚
沙以當宗眼無異一牛迹之波擬比滔天之浪是可
得耶有志之士果不昧最初一步長時放教冷湫湫

地一足桶底子脫歷劫來事頓然現前不為邪師惑
乱一向硬糾糾地風吹不入水灑不著它時異日何
患不熏天炙地也不唯符契前百丈大智所示再見
馬祖深旨亦將確然特立大方又何啻遇大風則止
而已矣

示化士

讓祖首起馬駒膏言之病示以磨磚打車殺佛之要
所謂差病不假驢藥應正生堅執奉重溱然氷釋
從容父子徵酬曾無毫髮滌滌然如千日並照臨
機八面超情離見到出生入死不疑之地了無生死
始終之患尔後以是傳之一丁丈百丈以是傳之黃蘗

黃蘗以是傳之臨濟臨濟以是傳之三聖三聖乃
喜太平豈謂興化忍俊不禁向大覺棒下見徹臨濟
在黃蘗處喫棒底意旨此老故是聽事不真喫鍾作
蔑就中奇怪逮今天下老和尚無不以是褒揚殺人
刀活人劒乃上古之機鋒亦今人之樞要推魔破執
不得不無其間一箇半箇灑灑落落終不肯坐死水
裏與蝦蟆蚯蚓長歌細吟也大底抽釘拔楔解黏去
縛手段以壽後世從今日去斷要箇撲跌不破底點
出來與臨濟作種草俾綿綿亘萬世為祥為瑞為風
為雷為雲為雨為砧為砧為害又豈徒然者哉

示慈修造

大丈夫要截生死路頭蹋平普賢所有物併須
棄之則六根門頭自然淨躶躶地一具皆去不患生
死路頭不斷也苟不本真實窮踐而欲多知多解為
自得之妙返為知解風所吹增寒壯熱常時現前鼻
塞頭昏無日不作盖自取之禍非它咎也大抵少室
正傳直饒徹底悟去折合到十成絶滲漏處更禁得
惡拳趯受得沒滋味過這幾重關子亦未稱平生意
在當知先達苦一機示一境脫羅籠碎窠臼曹無一
釘鋒許法與人作道理尚恐佗時異日妄生節目摇
動學者將為少室正傳合有恁麼事殊不知悞鵝不
打籠漚是

示宗書記

從上佛祖言教如敲門瓦子事未獲已藉之以為入理之門年來學者不本宗猷互以佛祖言教為極則譬如滌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是可憐憫者有祖已來列派扶宗之士揭示直指之由初無秘毫許與人領略其所示祇示當人本法果能向一念未生時一刀兩段則到臍月三十日懸崖撒手時其五欲八風搖撼無門九有四生收攝無分所謂真大丈夫事豈可與數黑豆死漢輩同時而語耶

示感修造

學道人苗心要參禪但參取涅盤堂裏孤燈獨照時禪切不可立限劑到幾時幾日什麼時辰史要悟道便是好笑此禪無病痛祇貴退步深信得及高挂鉢囊拗折柱杖硬却脊梁內同木石外同虛空蕩尔漆桶一脫五聚十八界蕩然清淨四生九有類頓時解脫既見這一條大路了未是休歇處直到大法洞明方得真箇邪正一分曉謂之無上大自在法王然後或處山林或居城市初無二見所謂一種平懷派然自盡豈不是衲僧門下本分草料苟道眼不明力量未充至於逢緣遇境切要牢捉繩頭勿令犯人苗稼應須如法弘持一不患己躬大事不明白也昔僧問巖頭路逢猛虎時如何巖頭云拶巖頭好一拶自不

知落處

示住化士

老南云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奸賊行棒行喝為亂世之英雄英雄奸賊棒喝玄妙皆是長物誠哉是言也大乃宗師居正位揭示本法當如是提持謂之褒揚殺人刀活人劍為臨濟種草苟無箇些子未免拍盲妄生異端瞎人眼去是故死心云譬如死人手持利刃截死人頭來呈吾吾即肯汝所謂善射者未穀已前中的早不即留了也伶利人聊聞徹骨徹髓何待曲录床上老比丘重疊打之透天抵煞學黨思前顧後則墮坑落塹無疑矣且如德山臨濟出世弄箇

着子直是驚天動地及到衲僧門下不蒲一笑正須學如牛毛得如麟角耳

示諒禪人

東林門下無禪道佛法無向上向下無之乎者也無得失勝負雖聚枕子唯以金剛圈栗棘蓬跳者不已着力跳吞者不可着力吞但退步冷地裏驀然體得如畫錦還鄉千人万人中一人半人而已其間肚皮熱底祇得仰仰羨羨要且覓他從來處不得祇是人人脚跟下本分事即非強生節目是故從上老作家非不以此本分事揭示來學祇貴各各猛着精彩直截荷負深入先達閫奧臨濟金剛王寶劒德山未後

句藥嶠一句子秋
女子出定靈雲見桃花賢沙未徹此皆一致尔荷有
一絲頭及之不盡則禍生也大底英特之士不在忉
怛叢頭道利根底一咬便斷知佗多少省力然後見
佛殺佛見祖殺祖猶是祖僧門下脫白沙弥可中選
格超量豈影響之流而能近倭哉秖如坐斷天下人
舌頭底還有出身處也無試請諸方代一轉語看

二示朔上人

黃面老子四十九年說一藏之乎者也其間是是非
非長長短短故不勞餘口洎至末後囑佗無折鼻劫
對百千衆前拈花付嘱其誣之罪不輕至於達磨西
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果然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況設
使具大丈夫氣槩有滾天大生涯二六時中脚跟下
放光動地愈沒交涉這些子沒人情痛下毒手釘翻
從上佛祖機關玄妙理性師授子承口耳傳習之弊
如紅爐上一點雪且不是本地風光亦非衲僧巴鼻
更說百丈耳聾臨濟三頓與化脫下衲衣雲門撥脚
折雪峰輥毬趙州勘破狗子無佛性明眼人落井以
諸大老敲塼打瓦轉見狼藉苟非明悟此旨切忌莽
國承當蓋衆學初無佗漸秖要放得下一味無心去
自然合道近來有一種不通方謬漢或以壁立万仞
為尊貴或以泯默無聞為極則或以一切語言文字

爲變通如此之類寔可哀哉且道東林見處好向今
年八月十六日清光看壓海潮來

示行者了無

出家乃大丈夫事何待削髮然後親近知識靈祖微
時讀南嶽新於市聞客誦經激其本願謁黃梅大滿一見
投機隱於碓坊因聞秀寫偈略露鋒鋩授衣南渡至
廣嶺爲蒙山道人以不思善惡本初面目斂念知歸
尋抵番禺顯風幡不動動自於心之語聞了駭然著
佗祖師從機至著揭示本法蓋非它術乃自心之達
耳豈待削髮而後見善知識是也

示行者了無心

割愛辭親爲如來種學出世法了世間相即是寶相
矣所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吾知之矣汝知之乎
事佛之要勞形苦骨長年不倦爲衆之念卧草眠霜
至死不厭能行是者是真出家

示檀越茶將仕

贊嶺岳花少林直指黃梅夜半大庾嶺頭自尒曹溪
之後此道大振無非是秖今當人頂額上二六時中
受用底一箸子或爲佛或爲祖或爲寶公或爲十二
面或爲三十二應身或爲千手眼通其變則虛空爲
口乃像爲舌盡未來際說甚隨類不權應機赴感卒
莫能窮詰其本豈特寶公倒退三千里便是黃面老

子也無安身立命處雖然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不恁麼無不中的至於天下老和尚據曲录木床揭示本法與一切人解黏去縛抽釘拔楔施向上鉗鎚砕衲僧面門金剛眼正開大施門濟所未濟應所未應豈不是大丈夫具超群逸格點鐵成金底大手段耳

示禮越鄭承務

上根大智點着便知落處又豈在搖脣鼓舌然後謂之指南誠設明眼人一笑耳是故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唯以心契心初無心可得若向無心處作道理還同有心然心之說易會難明所以祖師道無心無可得說得不明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看佗祖師揭示從上佛祖所契心法豈是和泥合水未得謂得耶縱饒風吹不入水灑不著尚恐涉脣吻落路布則隨後與之痛下錐劄俾之脫去所得所證之妙到千人万人羅籠不住處亦未是好手更須轉向那邊撥

動向上關捩初不煩鋒犯手悉使盡大地人各各
鼕鼕地豈不是大丈夫具大丈夫事業苟有絲頭許
及之不盡未免打入葛藤窠窟成群作隊造地獄業
將謂吾佛祖之道止此而已大抵參學未上頭就有
道宗師禁得辞手謗受得惡拳趯透到休歇安隱之
地其道順境界喜怒哀樂五欲八風悉皆清淨不可
思議大解脫門則何往而不利哉

示珣禪人

東山演祖云四來兄弟各各是見解及乎徹問子細
有者喚作禪道會有者不喚作禪道會要且本分事
全無些些誠哉是言臨濟正傳無出此也又道世人
殺佛殺祖造無間業一念回心却許懺悔唯參問未
達其由畢竟成謗般若永劫無由出期學者當審斯
語以悟為則若是學解傳習口耳之流此報難逃耳
白雲太師祖道直須悟始得悟後須遇人始得你道
既悟了便休又何必須遇人若悟已遇人底臨垂手
方便之時着着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學人眼若是悟
得箇乾蘿蔔底不唯瞎却學人眼兼自己動便傷鋒
犯手了也嗄昔年便有箇乾蘿蔔底甜却牙齒東道
西說而今乾底也無濕底又沒教緇素箇什麼即得
有時於地看來恰如聾啞箇直是好笑其為人一段
固遠之遠矣

示振禪人

少室生涯若未踏着如履刃山劒樹其艱難万代禪人從此多退志遂爲廢人耳蓋乎平生操禀不弥確履踐若存亡縱使親見釋迦老子亦無奈你何箇事須是具大丈夫意氣把從前學解明昧兩歧直下一刀兩段祇向十二時中紅塵堆裏逆順界中忽然信脚踏着舊時活路通上徹下全是自家出身要得豈不至哉且如石霜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生捉西堂以手撮虛空霜云你不解捉虛空西堂云師兄作麼生捉石霜把西堂鼻孔拽西堂作忍痛聲云大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霜云

直須恁麼捉始得看他古人得處超量用時劇絕等閑塗着如大火聚豈有許多榄撞雖然也是吸鍾馗

示慧禪人

黃面老子初生下時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此便是初生下帶來一星蠱毒子雲門中之便知落處拈來用得恰好居常以此事告示學者既作黃面老種草須會祖翁說話始得若不如此盡是掠虛漢一日雲門普請般柴擲下云一大藏教恁麼說這箇看他古人顯示頂額上一著如同電拂到根底

一覩便透其或尚留觀聽坐在見聞向祖門下何
啻白雲万里

示如化士

昔水潦和尚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胸
踏倒水潦忽然大悟起來拊掌大笑云也大奇也大
奇百千妙義無量法門只向一毫端上識得根元去
也看佗英特之士一等踏破草鞋見善知識察不半
前落後直是操鐵石心到大休歇處驀地箭鋒相拄
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故是慶快不妨孤峻究竟論之
也秖是明見本來自受用現成金剛正體亦不足為
之奢也此體未明時謂之地水火風無明妄想顛倒

近世有等尊宿九示學徒但云地水火風無明妄想
顛倒外別有一段事此真可憐憫也便是西天九十
六種亦不作此見解本色道流或聞或見得不寒心
毛竪晚之學者宜速遠離此患乃可為如來種草也

示伸化士

神僧家活計最經截不用起一毫頭氣力立地成佛
作祖蓋緣近時學道人探頭太過將謂別有道理一
味向意根下妄通消息被情識機關流入生滅法中
執生滅法為安樂究竟處其錯之甚所以道無以生
滅心說實相法辟言如有人妻號帝王自取誅滅汝後
法王如何妄竊信之上祖門風峻絶普容依倚棲泊

者哉唯是有力大人方能臨危不悚直下頓徹本法
如大火聚誰敢當頭覷着

臻上人為百丈持鉢求語

佛祖緊要處毫髮不容驀地踏着此脚却有共語分
近時叅問道流多是執我見為究竟法略不信有好
事纔入本色爐鞴中則討頭不見也蓋緣未上不遇
人承當處葬國坐在得失窠子裏怕人動着恐輸却
禪或者云我見處一切是了長老家却言不是此秘
是用心行要羅籠我捜轉我但自把得定硬休歇膏
肓之疾固不足發藥叅學之切忌此耳

曇禪人

少室家風祇要當人端的喪却本來面目然後方可入作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精靈德山道玉泉三十年提持此事未曾見有一箇獨脫出來底圓鑑和尚道直饒獨脫出來也是依草附木精靈看二老揭示直指之要豈有一絲頭許與人領覽至於自得之妙向祇僧門下猶是貼肉衫子除非大達之士乃可髣髴耳

靈源不昧萬古徹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又道若有一毫頭九垂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古人懸塗毒鼓祇要求箇會擊底人儻善擊之少室家風一任擊發

示茂化士

見性周遍聞性亦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道隨
緣無作動寂常真如是施為全真智用是故巖頭初
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德山云作什麼巖頭便
喝德山云老僧過在什麼處巖頭云兩重公案德山
云者箇師僧稍似行脚人然則父慈子孝其來亦已
未諦當參學人者裏檢點得出便知二老人如是為
為全真智用少室高風未至寂寥哉紙如巖頭便喝
為復理合如是為復別有生涯近世禪者被人拈來
詰著多是渾崙吞箇棗死在得失窠裏白雲大師祖
道頊是具緇素眼始得若不具緇素眼未免瞞頂拂

住龍洞真如且作麼生是緇素眼破木杓

示瑞化士

學道人莫空依草附木過生打辦精神透教徹去老
黃龍未見慈明時一肚皮禪口似紡車及其見之挺
然超詣大哉此老有是起必死之疾手段也
長慶參雪峰玄沙往來一十年非不精究此道然未
登大山豈敢小天下也一日見卷簾猛省有頌云也
大差也大差卷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
起拂子劈口打是謂登大山耶錯

示瑞化士

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紙貴言外領略直下透頂透底

何待禪床角頭朝況暮吠然後為佛法禪道正是瞎
人眼又不可舍師承而自求自求而得真无十六種
眷屬也長慶招社杖云識得這箇參學事畢雲門道
識得這箇為什麼不住二老漢優則同優劣則同劣
垂手處足可稱尊若是入理深談借次悟在

示照知殿

大道坦然本無迷悟良由衆生顛倒從妄而興背覺
合塵起諸差別遂有四生六趣九有十使流浪三界
無有休息如汲井輪互有高下皆謂之迷儻能於其
間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一念知非直下頓至如來不
動之地此謂之悟也然迷悟之由且初自何而起謂
從心起心不自心謂從妄起妄不自妄則心之與妄
其實在哉當知十方虛空生波心內如片雲點來清
裏如是見撤即知十方虛空既不可
得山高海深纖洪長短目前擬然又如何消遣箇是
乃伊崖前一步子纔入顧藉衲衣下事無緣究竟也
思之

示一化士

東寺和尚道心不是佛智又是道劒去久矣尔方刻
舟此正如善射者不問中與不中蓋妙在意前發必
中矣衆學人亦復如是欲其洞明大法須辦鐵石身
心脫久自然諦徹遠到大休大歇處亦不問生之與

死也聞普提涅槃真如佛性如風過樹耳箇些子若
去不脫直是礙塞人從朝至暮恰如打殺人了未曾
還命在此是做工夫到好處也不久漆桶破也捉獲
白拈賊也白納敗闕也收拾不上也破家散宅也沒
奮若不就本色宗匠鉗鎚便打入撥無因果隊裏去
平牽挽不回永嘉云豁達空撥因果毒蕈蕩蕩招殃
禍於宗門所宮非輕豈不見僧問古德云上無攀仰
下絶己躬時如何古德云放下著起會肯之疾無出
此也

示溈化士

從上佛祖無一念心要做大漢生死大事方得成辦
然後大漢自然而至始謂之釋迦種草也若有一念
馳求成佛作祖底心此謂之焦芽敗種無復發生也
年來學道人九見尊宿不問如之若何秖要人道佗
有箇見處便歡喜殊不知歡喜底便是討閻羅王鐵
棒打鬼骨髓教子也若是箇漢秖要人道你未在却
堪持論

示延壽雲長老

從上宗師是箇一等放下底人纔出頭來掀天括地
至竟緣何如此秖是未上一念正當其邪師魔外龍
罩不住便有超格氣宇不亂親近至此間起滅

了然無等倫以生死作頭底正作頭底時不見有死
及不死底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向這裏要要徹底明
白撿而充之然後禁得拜手跌到千變万化處尚恐
討頭腦不見何況半陰半陽半晴半雨而欲獨步大
方無復得也箇一箇子自古自今一箇半箇透得底
如鷹拏鷂雀似鶻捉鴿有甚費氣力處田視從前參
得底悟得底學得底透得底淹浸得底直是慚惶殺人點知
從上宗師是第一等放下底人方得這箇柄欛入手
便有掀天括地分析謂間世英特之士無出此也
近世道流不務本但貴肚皮裏記持多口裏有可說
祇對士大夫資談柄恍神思謂之禪道此大妄語所
招重報千佛出世不通懺悔是佗古人初無道理一
味古朴百醜千拙要是肚裏非常惺惺蓋渠專於道
故也　旦驀地咬斷五色索子跳出解脫深坑透過
悟迷兩字不妨慶快平昔忠國師示學者云身心一
如身外無餘雲門云山河大地何處有耶看他下箇
註脚迫然超絕一鎚下便要平步青霄雖然直饒恁
麼也是依草附木

示覺禪人

菩提離言說從來無得人德山道我宗無語句亦無
一法與人趙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看他恁麼吹
沙走石早是更向棒頭上討活路一喝下

覓出身句無處捕鼠已求象季也所以從上護惜箇
一著子二六時中喜是無絲頭子虛棄做到無攔撲
處湊泊無門時却須放下令教虛靜澄湛應干從前
知解道理惡知惡見悉入作不得便是入道要徑
也一旦洞明脚跟不動亦不辜負釋迦
老子苦口丁寧所謂師子兒衆隨後三歲便能大哮
哨若是野狐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

示達禪人

本分衲子超今越古底氣宇抱成佛作祖底英傑
直下斷與生死做頭底到詞窮理盡處死生關脫如
万仞崖頭撒手豈肯顧藉至絶氣息時全體活鱍鱍

覷透從上大眼目宗師放手脚弄出驚群動衆底機
態如珠走盤如鞠走毬珠顯示佛祖拈不出生機一路
如龍得水飲虎靠山向棒喝未施前坐斷電光石火
在機用普應間不墮風行草偃雖万化千變其實湛
然凝寂初無依倚一味單提接最上機不立階梯豈
居陰界謂之宗乘教外別行發轉關捩不容擬議至
於拈花鶖子直指少林曹溪脫即子亦不出最初一
念又曰頂額上一著是佗得底二六時不露鋒鋩等
閑趯出十有五雙踐過古德云近事唯我能知是也

示雲禪人

上古老衲於眼未明求急就有道而正之一三心眼

洞明以本頓乃晦迹山林辦眾生計指磨心識使及之淨盡無纖毫過患至遇境逢緣視之如墻壁瓦礫絶無一念世間心若太虛空湛然凝寂謂之金剛正體淨裸裸地圓通拖地然後以無功用行雖無心應世而應世之心常而無間雖無心濟物而濟物之心靈然無窮當知上古老衲就有道而正之契證之妙較如十日並照豈造次承荷者哉

示徐伯壽道友

佛祖閫域深奧無際蓋古今固難其人苟非上根大智孰可造詣者哉要在頓信誠確然後乃可覩捕至覩捕之時不可以有心求切勿以無心會又不可離有無而別作勝解也亦不可即有無而求出離也學道人但能於此著精彩唯是所示之要久之不患不徹證也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麽人馬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龐公言下大悟便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豈不是透生死截徑打破牢關底意氣儻涉道理即打入野狐隊裏去也大抵斷要洞明此事須是決烈之志向二六時中六根門頭常時放教淨裸裸地雖處紅塵鬧市酒肆茶坊如在清淨大解脫門無爲境界湛然凝寂如一座須彌山相似五欲八風搖撼不動千魔萬難籠罩無門秖者便是

得力做工夫之道之蹊徑也直下從此跟下推究將
去至或佛地不見得不願作佛之元由也從上老宿
喧天動地秖用箇些子在佛祖謂之頂王三昧在衲
僧謂之祖師巴鼻在平江人謂之頑賴須知頑之一
字是衆妙之門入得此門千足万足耳

令人胡氏求法語

向上一路非男女等相但直下著精彩二六時中覩
捕驀地穿透即是令人無量劫來受用底事今日現
行不曾移易一絲頭又豈可別有道理也既信得此
段大事因緣及便徹底放下趣康健直教生死兩字
洞然明白豈不快哉大底人生到者希之年是時節
至矣應家務事掉與人荷負貴得脚跟下輕便臨
時去住自由

胡六七娘求法語

祖師道心自本來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
非本法胡氏六七娘要見祖師妙心至容易事但秖
退步向行住坐卧處喫茶喫飯處語言三昧處觀世
煩惱處猛着力一提提取便是祖師所契之心與自
所證之心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威光炤赫得大
自由豈不是出格真道人也

胡令人宅萬二小娘子求法語

世尊有密語密業不覆藏箇是從上佛祖得力處書

知識勞頭拄杖子不問是男是女纔宿有靈種底一見便知落處豈不忉忉怛然後知歸耶古之淩行婆鄭十三娘皆見諸大老宿悉證無生法忍吳氏千一娘有信佛之心但將往朝夕推究驀徹去當知世尊密語不覆藏之句秖是自己無盡寶藏也

爲此庵和尚入塔

摩醯三眼洞徹無私末後全提今之是也故我此庵和尚平生擔板不受差排會盡拗我一如透過生死窠臼履刃山劒樹如步紅蓮入鑊湯爐炭似登寶所全體是箇大解脫門更無一絲毫許外物化緣既畢借路經過火光三昧自焚軀烈焰亘天誰着眼黃金靈骨五色璨然不昧高蹤斬新光彩今日安藏宰堵坐斷溪山万木生風千江照月真燈烈焰少室增輝正恁麼時且移身換步一句作麼生道還知落處麼寶印當空妙重重錦縫開喝一喝

爲留守樞密大資掩土

天高地厚海闊山遥發最上機示真實相故我留守樞密相公廓頂門正眼顯肘後靈符以此爲國爲民以此至忠至孝可謂大功不宰果見作家末後全提十虛坐斷無生田地有種有收舟若舟航有津有濟直得高超物表獨露大方正恁麼時五全身奉重一句作麼生道好須雲外看一劒倚天寒

爲南書記下火

東湖莞嶺及鄧宗燁燁騰輝爐韝中鐵眼銅睛熹采

破衲僧巴鼻好流通

應庵和尚法語終

李侍郎祭文

維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左承議郎大常丞兼權尚書吏部郎官李浩謹以香茶之奠致祭于

故天童山應庵禪師和尚嗚呼師遂遷寂矣夫抑世諦流布也弗祭其弗來矣夫祭之果亦至也方其傍偟於水南周流於江東西湖南北困頓於雲居章教之又如求亡子如喪考妣茲其未悟矣夫抑未嘗不巍巍堂堂煒煒煌煌也已而擯踞道場一十有五說法如雷如風奔走衲僧如鳳如麟茲其既悟矣夫亦未嘗不破破擘擘百醜千拙也熹鍛諸佛其無功矣夫抑最上之功也呵呵列祖其無德矣夫亦無等

等之德也麦之於師爰自相視而笑授受兩忘昔不
爲初學今不爲宦晉淮江異出不爲阻儒釋異容不
爲間時從扶桑日暾提拂不爲親曠紀弥年元字脇
不通不爲疎生而洛叩不爲敬死不哭臨不爲慢善
觀走於師者於一莫焉而觀之無餘蘊矣尚享

應庵師祖初行脚時在一尊宿會下住多教學者
過公案時師祖同一僧在佛殿裏過一則公案恁
麼過也過不得又恁麼過也過不得二入商榷不
覺鷄唱遂拊掌散去後來一一過得了只是依前
肚裏黑漫漫地遂泠地思量道若恁麼參禪如何
敵得生死聞隨州永南遂和尚道行乃洞下尊宿
法嗣恩官人徑往叅禮便得歸堂有一連單兄弟
長時坐禪不與人交師祖一日問佗還少睡麼其
僧厲聲道老兄而今是什麼時節更有工夫打睡

師祖直得面熱汗下遂發志不捨晝夜以悟爲則不過一月連單先有發明師祖亦有發明自此每入室得路便撑將去遂和尚並不柰佗何一日入室次喫華兄你也好只是公案未明師祖抗聲道盡大地是一箇公案和尚作麽生明遂和尚便低頭師祖道這老漢了我不得束包望方文禮三拜便行聞得圓悟住雲居直造會下九遇入室機機相副得數時圓悟提起向上巴鼻竟不能開口圓悟每向人說這箇蘄州子得即得只是腦後少一錐在圓悟歸蜀師祖也要隨佗去圓悟道你不

參政大資相國錢公序于前

太傅和義郡王楊公施財鏤其板是皆牆壍宗門爲瀾檀度倾滄溟之量溢般若之海俾見

聞獲益迷悟超情一念含虛空
三際悉平等所謂成佛作祖大
居士誠哉是言乾道丙戌正月
吉旦住山比丘守詮謹識